

电竞迎风向上 申城快马加鞭

探寻电竞健康发展之路



2020年10月31日,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在上海浦东足球场举行,图为SN战队(右)与DWG战队在赛前出场。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1999年,王昌建是国内一线的《星际争霸》选手。尽管在圈内叱咤风云,他的比赛收入却无法支撑训练和生活。

大学毕业后,王昌建走进写字楼却仍怀念“电竞江湖”。乘着行业风口,他回归电竞,成为RW战队的运营总监,负责赛事计划、粉丝维护和直播运营等。

现在的电竞人,实现了他曾经的“梦想”:一线电竞选手有了正规收入和奖金,“年薪百万”也屡见不鲜。

电竞和互联网、泛娱乐的深度融合,使得职业选手能在退役后无缝衔接直播和娱乐行业,后续发展道路显著拓宽。

关于退役后的打算,RW电竞俱乐部的夜宸(网名)说想先回归校园,再考虑未来的职业发展,但不会离开电竞行业。

梦想美好却也残酷:“年薪百万”的选手,终是凤毛麟角。王昌建介绍,《王者荣耀》的日活跃用户突破1亿,

将来能挑战高薪的种子选手,需要在这1亿人中排名前50并保持稳定状态,“千万里挑一”。

职业电竞淘汰率高、生涯周期短、选手低龄化且教育程度偏低,这些重重挑战都成为电竞大热后逐步浮出水面的问题。

电竞之路:有“指示牌”也有“红黄牌”

《2020H1中国电子竞技市场运行监测报告》显示,预计2020年内电竞市场规模达到1095.6亿元,移动电竞用户规模将达到3.75亿人。电竞产业的春天里,上海凭借产业集聚、氛围浓厚和资本优势站上C位,向全球电竞之都进发。

但上述的重重挑战如今依然是问题。

申城破题——既要给年轻人创造追逐梦想的虚拟舞台,也要让阳光照进他们的现实生活。

上海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秘书长韩帅表示,在大力发电竞产业的同时,上海已着手制定前瞻性的政策,解决难点和痛点。

例如,上海向首批80余名电竞选手颁发了《电子竞技运动员证》,这是将电竞选手纳入运动员管理和培养体系的第一步。“在身份认同的同时,上海已在向电竞运动员在职业保障、学习进修、福利待遇等方面释放更多红利。”韩帅说。

对业内普遍担忧的年轻选手教育问题,上海也尝试多角度破解:一是为来上海的未成年选手提供接受适龄教育的机会;二是发展电竞高职教育,为退役选手重返校园创造条件。

韩帅重申,发展电竞产业,要有“红黄牌”意识,绝不是也绝不能鼓励青少年沉迷游戏。上海要求所有正式参赛选手需要达到18岁以上。在繁荣电竞的同时,确保产业健康、合规、可持续发展。

曾效力于上海申花的德国外援阿尔贝茨日前接受记者线上视频采访时表示,中超限薪是正确举措,会帮助中国足球发掘本土人才。曾于2003年在中国经历非典疫情的阿尔贝茨认为,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足坛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团结协作,尽早恢复赛场上的往日激情。

房子不是从屋顶盖起

年近50岁的阿尔贝茨曾在2003至2004年期间效力于上海申花,回忆起当时甲A和刚刚起步的中超联赛,他觉得现在最大变化是球员薪水之高令人惊叹。

“联赛竞技水平不断提升,而我感受的最大变化是俱乐部投入大幅增加。”阿尔贝茨说,“过去几年里,中超俱乐部斥巨资引进德罗巴、阿内尔卡等世界顶级球员,但这是错误的方式。盖房子都是从打地基开始,而不是从屋顶盖起。足球世界里的地基就是孩子们,这是着力发展的对象,不可能靠引进外援把中国足球建设好。”

阿尔贝茨坦言他当初来到上海的动因不是钱,而是为了上场时间。“当时我如果留在德甲汉堡(现德乙球队),坐在板凳席上就可以赚到比在申花更多钱。我当时32岁,不想坐着拿工资,需要上场比赛,加盟申花对我来说是正确的决定,现在中超的限薪令绝不是坏事,会帮助中国足球将重心放在培养自己的未来之星上。”

阿尔贝茨认为不必担心限薪会留不住顶级球员,联赛观赏性因此打折扣。“大牌球星到中国踢球赚了很多钱,但这没有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我在看德甲比赛时,虽然也会受国际球星吸引,但更希望看到德国本土优秀球员表现。培养自己的球员,为国家队建功立业,这不也是中国球迷希望的吗?”

阿尔贝茨目前在德国一家社区足球俱乐部工作,这里并不具备向职业足球俱乐部输送人才的功能和任务,只是单纯为当地有兴趣的孩子提供一些足球训练。在他看来,德国正是依靠遍地开花的青训和青少年竞赛体系,才长期保持高水平竞技。

足球并不高于生死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疫情,阿尔贝茨坚持留在球队,并参加了一系列抗击非典疫情的公益活动。

“当时有的外援离开中国。我个人和家庭都面临艰难选择。时任申花主教练吴金贵先生承诺说,如果我想离开,会帮我安排好回国事宜。我和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太太,没有那么做。”阿尔贝茨说,“我一直认为,如果这里有困难,我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在那段日子里,我完成每一堂训练课,配合球队做好防疫,没有人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足坛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和困难:比赛推迟停摆、观众无法入场、球员感染、产业缩水……所有人都盼望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阿尔贝茨看来,足球、和世界上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疫情面前,没有高于生死的特权。

“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是首要考量。我们要照顾好家人和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即使足球,也不会高于生死。”阿尔贝茨说,“球迷渴望回到赛场,我们怀念那样的生活,但当下面临很艰难,我们要勇敢面对,保持耐心和信心战胜疫情,不要焦躁,团结协作,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德国战车需要精神领袖

上赛季拜仁慕尼黑、莱比锡等德甲球队在欧冠赛场大放异彩,克洛普、弗利克、纳格尔斯曼等德国主教练也令德国球迷引以为傲,但德国国家队却陷入低谷,尤其是在欧国联赛场上0:6惨败于西班牙成为绕不过去的伤痛。阿尔贝茨和所有德国足球界人士一样痛心沮丧。

德甲有欧洲最好的球队,有一批能力出众的青年球员,在阿尔贝茨看来,国家队缺少精神领袖,他们没有像一个团队那样踢球。

“穆勒也许上了年纪,但他依然是球队可以信任的领导者,即使他发挥不好,也可以带领球队前进。如果让我来选择首发,一定会把他的名字放进去。”阿尔贝茨说,“德国还有很多关于胡梅尔斯和博阿滕的讨论,可惜他们都不再为国家队效力了。”

在惨败给西班牙队后,德国足球界对是否留任主教练勒夫展开激烈辩论。德国足协决定,勒夫继续带队。阿尔贝茨对此持有异议:“勒夫过去带领德国队取得成功,那支球队和现在完全不同,人员发生很大变动,现在我们不能再沉浸过去的成功之中。”

尽管如此,阿尔贝茨对德国队在欧锦赛上的表现仍有很高期待。“我们有实力,只要把个体实力捏合在一起,就能走得更远。希望届时有经验的球员可以重返国家队,提升德国队整体实力。”

(记者刘旸)

新华社柏林电

中超限薪正确,足球不高于生死

新华社上海电(王若宇、朱翃、罗沛鹏)2021年的首个工作日(1月4日),上海国际新文创电竞中心在虹桥主城前湾地区举行开工仪式,项目一期投资逾50亿元。两个多月前的2020年10月31日,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在新落成的上海浦东足球场举行。年尾的“大戏”和新年的“开门红”,彰显了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的信心和努力。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亚洲演艺之都、全球电竞之都、网络文化产业高地、创意设计产业高地”。上海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全球电竞之都,正呼之欲出。

电竞之热:从小马路到电竞之都

上海的电竞热,发轫于灵石路一带,曾经的小马路如今被电竞人戏称为“宇宙电竞中心”。电竞俱乐部驻地附近的餐馆老板、外卖配送员乃至50多岁的保安“爷叔”都熟悉“电竞”。

周捷曾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英雄联盟选手,现在转型为KA女子电竞俱乐部首席运营官,她亲历了电竞行业“跃迁”——“电竞产业得到政策、资金的重视和扶持,电竞人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5年前后,国内电竞赛事春潮涌动。凭借产业优势和开放包容的环境,上海逐渐成为国内电竞高地;2017年上海提出打造“全球电竞之都”;2020年,推动电竞产业发展被写入《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目前,全国近一半电竞赛事在上海举办,八成电竞战队将总部设在上海,电竞相关的投资不断加码,电竞产业链不断延伸。

“我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周捷说。

电竞之“冷”:顶流年薪百万,却是“千万里挑一”

在国内初代电竞人王昌建看来,“最好的时代”更直接的注脚是一线电竞选手的收入。



今年24岁的加热斯别克·阿勒甫波依是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萨尔胡松乡萨尔胡松村村民。通过专业培训,阿勒甫波依从2019年11月起担任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专业教练,教授滑雪爱好者滑雪技术。

近年来,在冬季旅游热潮下,阿勒泰地区许多乡镇组织冬季项目培训,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目前有50名专业教练,其中很多人和阿勒甫波依一样曾是当地的牧民。如今,这些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年轻人踏上滑雪板成为滑雪教练,通过自己的滑雪技能实现就业增收的梦想。

图片:加热斯别克·阿勒甫波依(左)在将军山滑雪场指导滑雪爱好者(1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滑雪板上放飞梦想

“泰山”如此稀缺:俱乐部更名到底改变了什么?

新华社广州1月13日(记者王浩明、吴书光)2020年底,中国足协的一纸文件开启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大潮。足协在近日发布公告称,超过80%俱乐部申报的中性名称符合相关文件要求。而随着足协设定的2月28日注册截止日“大限”越来越近,俱乐部的更名问题正在被放置在聚光灯下。

近两天,广州恒大更名完成工商备案,围绕山东鲁能更名的“泰山保卫战”一度登上热搜,上海上港拟更名“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和河南建业等老牌俱乐部的更名悬而未决……这都引发了广泛关注。一场“泰山保卫战”折射了什么?俱乐部找了个新名字到底难在哪?俱乐部更名究竟会对中国足球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值得深思。

“泰山保卫战”始末

13日,山东鲁能俱乐部发布公告称,经中国足协审核,“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要求,同意使用,给这场一波三折的“泰山保卫战”画上句号。

此前,山东鲁能拟更名“山东泰山”。11日,山东鲁能发布公告称,因相关原因,俱乐部首次提交的中性名更名未能通过中国足协审核。

据了解,公告中提到的“相关原因”,即鲁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旅持有“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不符合中国足协对于各级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要求。

正当不少人为山东鲁能无法使用“泰山”的名字而感到遗憾时,一天之后峰回路转:“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济南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鲁能俱乐部随即再次申报,并获得足协通过。

“泰山”为何如此稀缺?

足球界大都认同,对于山东鲁能来说,“泰山”是更名的

首选。

泰山被誉为“五岳独尊”,是山东的重要标志。鲁能全队经常以登泰山的形式表达勇攀高峰的决心。在其主场看台上,也有“信仰唯泰山”的条幅。

以“泰山”为名,对鲁能也是一种回归——1993年,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成立,此后几次更换东家,“泰山”二字始终没有消失,很多球迷一直称球队为“泰山队”。

因此,保住“泰山”对山东足球和中国足球来说都是幸事。鲁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旅的快速果断反应,也彰显了其格局与情怀。

然而,并非所有俱乐部的更名都像“泰山”一样获得认可。

此前河南建业拟更名为“洛阳龙门”引发争议,俱乐部决定撤回重新申报;上海上港更名“上海海港”也被不少人吐槽“改了好像跟没改一样”。

对于俱乐部来说,找到一个代表地域文化、彰显特色的名号似乎并非难事,但能被各界广泛认同却着实不易。特别是对一些老牌俱乐部来说,原来的名号几乎已经刻在了俱乐部的骨子里,例如“国安”“建业”等名称,原本是企业名,经过时间沉淀,早已变成俱乐部本身的文化符号。

面对这样的情况,主管机构一方面要维护规则的统一和公平,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文化的延续和球迷的感情,未免陷入两难。

这正是“泰山”如此稀缺的原因之一。

俱乐部更名到底改变了什么?

俱乐部名称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中国足球文化就孕育在这些名字中,而这些名字也为中国足球文化设定了“初始值”。

体育产业专家、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说,足协“用心良苦”希望俱乐部名称能与地方文化更有机结合,并实现与体育内在精神实质的融合。此外,也希望企业能创造性地把

企业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以更“高级”的形式展示。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认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过程中,要有适当的引导,给予足够时间。

“给俱乐部一定时间酝酿中性化名称,真正的‘百年俱乐部’就不会由于投资方变化而名字变来变去,从而有机会在文化建设上有更强的地域归属感,在建立城市名片过程中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张庆说。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俱乐部名称是一种无形资产。山东公孚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加华认为,俱乐部名字中性化之后,可以用球场冠名、胸前广告冠名,不过短时间内来看,这种无形资产与投资人的品牌关联弱化后,投资人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建军说,从法律及商业角度考虑,俱乐部名称属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因此,“强制更名”或有扭曲市场之虞。

“更名后对股东的投资热情肯定会有一定打击。目前大多数投资人还是抱有投机心态,中性名称直接挤压了投机空间。”前鲁能俱乐部管理层徐兴君说。

专家认为,受疫情影响,不少俱乐部的投资人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为了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帮助职业足球市场在寒冬中实现“软着陆”,建议主管机构在审核更名时,在刚性的要求之外,适当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俱乐部一个“缓冲期”。

业内认为,更名后短期内,俱乐部对现有股东营销价值会有所削弱。但长期来看,名称中性化之后的俱乐部“排他性”减弱,“包容性”增强,更有利多渠道立体开发营销资源,重构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张庆说,原来俱乐部的商业模式是“B2B”,中性化之后“转移支付”很难维系,俱乐部将静下心来培养球迷组织、球迷文化,与球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体育文化产品供给上还有很大空间,C端的消费土壤需要持续耕耘,也有赖于联盟顶层设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有很广阔的空间。”他说。